

最忆相城

zui yi xiang cheng

苏州市相城区档案局（馆）主编

 文匯出版社

最忆相城

zui yi xiang cheng

苏州市相城区档案局（馆） 主编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忆相城 / 苏州市相城区档案局 (馆) 主编 . — 上海 : 文汇出版社 , 2014. 9

ISBN 978-7-5496-1272-7

I . ①最… II . ①苏… III . ①区 (城市) — 文化史 — 苏州市 IV . ① K295.3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06767 号

最忆相城

主 编 / 苏州市相城区档案局 (馆)

责任编辑 / 吴 斐

装帧设计 / 刘 啸

出版发行 / **文汇出版社**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印刷装订 / 苏州华美教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4年9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16

印 张 / 9.25

字 数 / 100千

ISBN 978-7-5496-1272-7

定 价 / 39.00元

景
山
集

景山集

景山集

编委会

主 任：杨 新 顾敏华

副主任：顾卫星 任亚峰

委 员：潘 瑜 方一桢 高剑云 李敏瑜

景山集

序

荆 歌

一个人对某个地方的感情，常常是寄托在一些很不起眼，甚至是琐碎的事物上的。比方说，一块糕点、一架钢磨、一座桥、一只小猫、一声蝉唱，乃至某条街道拐角处的一块光滑如镜的石板。这些特殊的符号，像果实的一个坚硬的核心，牢牢地埋在记忆深处。不管是走过了千山万水，还是历尽了风雨沧桑，这个核，始终在记忆中鲜活着。每当夜深人静，或者独自凭栏的时刻，它就会开出温暖的花来。而这朵娇艳之花，虽然柔弱，许多时候，它却是整个人生的一个支撑。它是回忆之源，是精神的胎记，是无法涂改的诗句，是甜美的秘密，是关于自己的人生的密码。

不管我们的脚步最终会通往何处，我们都是从故乡出发。我们的心里，那朵记忆之花，不会凋零，不会褪色，永远都不会失去它醉人的芳香。这个故乡，既是物质的，更是精神的。不管我们走得有多远，我们的记忆，还是和故乡贴得最近。

相城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啊！这山，这水，这路，这桥，这小河，这老宅，这人，这事，这你，这我，这他……这些真诚的文字，这些男人女人大人小孩心湖里平静而美丽的记忆，闪闪烁烁，点点滴滴，若隐若现，摇曳生姿。那么远，又那么近。它们像一叶水草，飘逸出小河的透明；像一片轻云，擦亮9月的蓝天；像一缕新风，吹得夜凉似水；像老屋墙角的

冬日阳光，给我们怀抱般的温暖。

以梦为马，捉笔成桨。世界再大，时间再广阔，我们的心，从故乡出发，最终还是要回到故乡。

是为序。

2014年7月

荆歌，生于1960年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江苏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、苏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枪毙》、《鼠药》等十余部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口供》、《牙齿的尊严》等多部，以及收藏文化随笔《文玩杂说》和书法作品集《荆歌写字》。

目 录

序

荆 歌

最忆旧时光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3 | 黄埭味道 | 薛元荣 |
| 8 | 飘香的海棠糕 | 尤阿俊 |
| 11 | 北街往事 | 戴一舟 |
| 15 | 相城记忆 | 徐 艳 |
| 19 | 下庄的那些事儿…… | 沈利民 |
| 26 | 细数阳澄事 | 袁 园 |
| 31 | 小村往事 | 王 薇 |
| 35 | 不变的老街 | 翁迟津 |
| 38 | 记忆·相城 | 孙添怡 |
| 41 | 最忆相城——美 | 李 珍 |
| 45 | 梦中的画师湖 | 金海元 |
| 48 | 情忆牛场 | 龚仁之 |
| 51 | 老街，穿过光阴阡陌 | 沈 丽 |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55 | 心上烙上了相城印迹 | 王春宝 |
| 58 | 那年，那桥，那人 | 杭 英 |
| 60 | 咏相城十绝 | 朱为林 |

最暖故乡情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65 | 此情漫漫无绝期 | 易 艳 |
| 67 | 有美一人 婉约清扬 | 吴 熙 |
| 69 | 古戏台 | 刘奕琳 |
| 71 | 水·缘 | 范佳敏 |
| 73 | 小车摇晃的时光 | 朱远其 |
| 75 | 梦里水乡 | 汪 欢 |
| 77 | 阳澄湖边，慢慢走啊！ | 李倩云 |

79	相城情	严清扬
82	宁 城	皇甫英杰
85	诗韵相城	庞昌静
87	相城如此多娇	周 梦
89	记忆之城	米家欣
92	相城印象	唐子鸣
95	追忆汤浜	钱佳辰
98	流水在回忆中奔跑	曹馨怡
100	回忆是苏城夜空的流光	潘云婷

最美家乡景

105	琴棋书画——相城韵	陈 浩
108	为你歌唱——相城	周子骐
110	忆童年相城	章思麒

112	一路点击 相城精彩	张心恬
115	相城变奏曲	毛文韬
117	记忆中的幸福相城	谢雯雯
119	记忆·相城·漕湖	顾 贤
121	充满记忆的照片	吴诗意
123	“玩”泥巴	谢 喆
125	记忆中的老宅	顾天宜
127	相城四季调	褚王嘉
129	千年元和，魅力相城	姚奕哲
131	寻梦阳澄湖	王逸恒
133	我的家乡阳澄湖	钱 承
135	我们爱你啊，相城	刘文卉
137	悠悠相城情	方 静
140	后 记	

最忆旧时光

黄埭味道

黄桥实验小学 薛元荣

黄埭是古镇，至今保留着三里长街。枕河人家，粉墙黛瓦斑驳可见，岁月在屋顶老瓦的旧草中摇曳。街之北，小巷深宅，不知建于民国还是清末，其“银黄埭”之繁华依稀可见。老街的中心是“河渚桥”。小的时候，生产队摇船出来采谷，其热闹场景让我想起《多收了三五斗》以及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河渚桥边，常有镇上人摆一酸梅汤摊，透明玻璃杯上盖一方玻璃，里边是浅褐色的酸梅汤，放在唇边，一股薄荷的清凉味沁入心脾；来不及细细品味，凉凉的、又酸又甜的、在阳光下闪着诱人光色的酸梅汤流进了我的全身心。这是我记忆中最初最可口的饮料。

河渚桥西侧，有家饭店，叫“埭川饭店”。旧址犹在，物是人非，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它的“响鳝”；时过境迁，今朝再也做不出昔日的滋味。午饭时分，大人把我领进拥挤的埭溪饭店，大约一角五分钱一份“大众汤”、一碗饭，安顿好我后继续采谷去了。我等了好久，不见饭菜，怯生生地又不敢问，只是暗自掉泪。服务员大窘，忙免费为我烧了一碗香喷喷、热气腾腾的大众汤。汤好油好油，里边有肺啊肠啊什么的，还漂浮着油渣。我抹了抹眼睛，大口大口地吃饭、喝汤，其鲜美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舌尖上，

此后的美味竟没能抹去那一碗“埭西”大众汤的记忆。

如果摇着船，穿过河渚桥一直向北，一个小时后，到一个叫“永昌”的村子，那里有饥饿的记忆。永昌，黄埭最北的村落，但却有“先有永昌镇后有黄埭街”一说。永昌是个大村，其自然村的门牌有“中巷”、“后桥头”、“牌楼浜”、“大桥头”等，我出生之地名曰“前二房”。童年和少年是在前二房度过的。我家西边，一条河，清澈如许，缓缓向南流淌，弯弯曲曲，流经望不到头的田边野树、炊烟人家，可以一直到黄埭镇。每逢柴谷归来，大人总会带几只苹果，不是干瘪就是有点烂。这是我对苹果的最初见识。从镇到村，邮件和货物的运输工具主要是航船。有一回，街上的店里挤满了村人，店员剪开大麻袋，黑滋滋的大麻袋里滚落出烘干的沾有细盐的蚕豆，散发出阵阵香味。大人说，那叫五香豆。不一会儿，五香豆抢购一空。那是我童年看过、闻过的唯一的一次五香豆。成年后，有钱购买，嗑几粒，硬如石，终不敢领教。

永昌街上有个茶馆，沿河的两间小屋，乌黑的桌椅、乌黑的茶具、乌黑的茶叶，店员的脸也是乌黑的；那里，是早晨最热闹的所在。最令我羡慕的自然是个别老人边喝茶边安然地享用着金灿灿的油条。后来，油条摊随处可见，才有机会感受它的味道。有人说它松软，但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似乎是油渗透到了无处不在的地方。

大约上个世纪80年代末，永昌街上开过一家羊肉店，昏黄的灯光里，店主打盹，鲜有人光顾。永昌人回忆，最好的羊肉是后桥头“杀羊阿三”的羊肉。斯人已去，永昌人似乎觉得未必要挖掘乃至弘扬“杀羊阿三”的羊肉，很多时候，味道是没有基因可以遗传的。

永昌街沿河往北有条石子路，石子路到头、东边一带就是前二房。我家的东邻居有两户人家。一家是每月都领工资的。时不时地发现，邻居的老妈妈端坐在早晨的阳光里，认认真真地夹去猪头上的毛。大约是第二天饭后，总看到一家人的嘴唇汪了一层油，好亮好亮。小时候，我似乎从没

享受过这样的美食，即便是随时捕捉的鲜活乱跳的鱼腥虾蟹，农家的灶台上，无甚作料，煮得淡而无味。那时，粗盐似乎不限购，咸菜死咸，一条萝卜干几近于一撮盐。男人蹲在屋前，托着一碗粥，粥里浮着一条萝卜干；嚼一口萝卜干，哗啦啦一下；三四下，舌头卷两下，碗空人起。

紫云英，好美的名字；一大片盛开时，确实也好看。但在我小时候，都俗称它们为“草头”，是猪的食物，也是农田的好肥料。有一回，我家的晚饭是“菜粥”，却有一股草味，咸而涩，难以下咽。至今，看到紫云英，就想起那碗苦涩的草头粥。

可以这么说，离开前二房的直接动机是寻找味道。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上了一所吃住免费的学校。学校在城市，食堂好大。在那里，我第一次吃到红烧肉。那时，一块红烧肉、一份青菜，两角钱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想来也是满嘴油光。但周日回到家，看着桌上家人吃的还是那些没有油水的饭菜，心里很是不安。

三年后，回到黄埭镇工作，一晃二十多年，变成了“老黄埭”。黄埭在变，变是难免的，因为岁月在流动、季节在更替、人事在变换。味道也会变，和其他的文化因子一样，变化是在不经意之间发生的，似变非变，唯有舌尖记得。

黄埭的海棠糕我只看到一个摊点，一般在菜场的南广场一隅。一辆手推车，车上是粗壮的煤炉、和好的面浆、赤豆沙、猪油、糖和油。中年阿姨手持海棠糕模子，熟练地操作着。模子是铁制的，分量不轻，黑乎乎的，看得出年代久远。圆的铁板上环着六个小圆，阿姨把铁板烧热，每个小圆圈里快速地蘸上油，只听滋滋作响；手脚麻利地舀面浆于此，舀些赤豆沙，撮点猪油，轻而快地搅拌，盖上焦黑的铁盖子蒸一会儿。约摸熟了，掀开铁盖，铁盖上敷一层糖，手持铁板，翻转于铁板上，只听“嘶嘶”之声，海棠糕出炉于熔化的糖上了。黄埭海棠糕两厘米厚，形状、做法朴实得如同乡村农夫，两个三块钱。阿姨说，一个上午、一个人、一个模子，卖不

出几个；很吃力，这家什传下来的，舍不得扔。

老黄埭人早上的功课便是去“翁家里”吃碗面。“翁家里”面店最初和黄埭中学门对门，师生盈门，不仅是地利之便，主要还是“童叟无欺”的经营之道。“童叟无欺”，道理很老，却那么的新。据传，“翁家里”最出名的是焖肉面。焖肉置于碗底，面熟捞起盛于碗里；顾客搅拌几下，焖肉肥的部分已化作油水，面里只剩肉皮一条、瘦肉几缕。“翁家里”的创始人老翁端坐在老而旧的桌后，你付完钱，老翁边朝里边一指，边喊：“爆鱼一碗”，“再来一碗焖肉”。后来，“翁家里”换了新地方，新地还是旧貌，还是顾客盈门。年长的依旧，年轻的带着孩子开启“黄埭老味道”的启蒙。

其实，老黄埭人念念不忘的却是河渚桥东边的“周记点心店”，里边的包子、馄饨、面的滋味以及清晨的热闹，让他们回味无穷。如今，“老周记”旧址还在，已不再是点心店，当然，已无处寻觅昔日的喧哗。在方桥南侧，有一家“老汤糕团店”，小小的糯米肉团子可以一尝，让我想起好多年前鲜美的记忆。老汤还订做大盘的黄松糕，办喜事时用的。味道还如我小时候一样的不敢恭维，当食物作为仪式的一个道具时，味道如何已是次要的了。

黄埭镇上老字号的卤菜分店不少，但下班后买些“相记熟菜”回家，似乎还是大多数黄埭人的习惯，特别是节假日，有点供不应求的样子。“相记熟菜”有大约三十年的历史了，开始是以“酱鸭”出名，但其实它的“咸水鹅”、“叉烧”、“爆鱼”、“凤爪”、“咸鸡”、“葱油鸡”等买的人也很多，大约确乎抓住了黄埭人的胃。

平时随意吃点客饭，黄埭人最经常的去处要数“埭川小黄”了。“小黄”已不小，是埭川饭店的学徒，其家常饭菜近于我们厨房的滋味。到“埭川小黄”吃客饭要赶早，晚了，往往遗憾而回。农家客厅、农家桌椅，有滋有味地吃上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，颇有多年前自己家的感觉。我最喜欢

“埭川小黄”的农家大蛋饺和面肉。蛋饺状如碗，大约是直接放在大碗里蒸的；面肉是一大块蒸熟后切成片盛在碗里，酱紫色，渗着油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倘若随意小酌，不妨光顾“永昌大酒店”——不仅因为永昌是我的老家，也不仅因为主人是小时候的两家东邻居中的另一家，男主人叫林根，女主人叫水英。农村夏夜，端着碗串门吃饭、聊天，那是村人的乐趣之一。林根当过兵，高个，据说在部队打过篮球，还会烧菜。“永昌大酒店”是最近十年间的事。说是“大酒店”，其实就是座两上两下的农家楼房。村里招待客人，几个朋友在村里小聚，一般就在“永昌大酒店”。永昌靠近漕湖，说是能吃到漕湖水产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镇上的人纷纷北上，一路乡野之风、乡野之绿，远离小镇的喧嚣，走进农家，念想昔日的生活。

对于我，“永昌大酒店”还是一种乡音。前二房、永昌街拆迁，邻居各奔东西；“永昌大酒店”搬移，居然也来了个“华丽”转身，新店名曰“漕湖人家”，据说，倘不赶早预订，就没有座位了。有一回，和朋友前往“漕湖人家”，直奔二楼，林根看了我一眼：“来哉。”其声音、神态，仿佛昨天他还端着碗站在我的老家屋檐下——在他看来，我也没有走远。菜肴，依然是我的老家——永昌味道。下楼离开之际，门前几名妇女围着一大木盆洗碗碟。其中一名抬头，吃了一惊：“元荣哇！”她就是水英。小时候，她这么叫我；现在，她还是这么唤我。好亲切好亲切的儿时乡音呀！

味道是会变化的。人们在追求味道的时候，也开始注重环境。土生土长的“新浦东大酒店”和“新黄埭大酒店”以价廉物美深受黄埭人的厚爱。黄埭味道，是他们的根；他们眼光放远，以开放的姿态引进更多的味道。因为，在黄埭镇，总能听到外乡人的声音、尝到异地的味道。黄埭镇大了，黄埭镇也小了。有一种东西在悄然变化，它的名字叫味道。

（此文获“记忆中的相城”征文比赛成人组一等奖）

飘香的海棠糕

北桥中学 尤阿俊

记忆深处，我最难忘的是那香飘四溢的海棠糕。

相城区北桥街道位于苏州、无锡、常熟三市交界处。北桥老街依河的北岸而建，东西走向。四十多年前，老街的东面有一座南北向的石拱桥。从老街望桥，如白龙卧波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；每当月圆之夜，皎洁的月光泻在静静的河面，温柔得像情人在絮语，半圆的拱门和河面的倒影，又相映成一个好大的月亮；汛期来临，洪水从拱门奔腾而下，湍急的河水形成了许多险滩，即使是熟谙水性的老船工也不敢逆水而行。

石拱桥的东桥堍有两间朝北的门面，那时沿河的门面一般都是私房，里屋住人，外屋做小买卖。张大海的家就在这里，他开的海棠糕店也在这里。张大海在北桥老街上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，他就是金字招牌，他做的海棠糕闻名遐迩。每天从早到晚，在他的店前，都排着长长的队，等候新出炉的海棠糕。张大海五十多岁，身材魁梧。店里除了他，还有几个帮手。他把一圆形的铁板放在烧得很旺的炉子上，铁板有十个模子，快速地用菜油抹一遍，再用勺子在模子里均匀地放上与水 and 好的面粉，在面粉上拌上半勺加工好的豆沙，在炉上晃动烧匀，熟后放在边上。又用一平的铁板放炉上，上面匀撒糖和红绿灯，等糖烧熔，把刚才烧好的，平压在炉上

的铁板上，海棠糕在铁板上不断转动。他手法轻盈，动作娴熟，一气呵成。即使是在旁边观看，也是一种很美的享受。

刚出炉的海棠糕，发出“滋滋滋”的声响，热气腾腾，色泽温润，有琥珀般的深沉，光滑透亮，犹如少女的肌肤，清香扑面而来，让人如梦如醉，也勾起了我阵阵食欲。每次出炉，总有一群孩童围着喊：“张大海，海棠糕；海棠糕，张大海。”张大海笑眯眯地说：“不急不急，一分一个，老少不欺。”我当时虽已饥肠辘辘，唾津肆溢，但我囊空如洗，只能强咬一下嘴唇，依依离开。我闲逛于狭窄街道两旁的摊贩间，穿梭在各家商店的柜台边，那时海棠糕是我唯一盼望的，是我向往的最大奢侈，是我童年的梦想。

就在那年的深秋，天气逐渐凉了。一天下午，我从外面回到家里，看见桌上放着还冒着热气海棠糕，原来那天父亲去街上买粮，特意买来给我吃的。我情不自禁地用双手捧着，慢慢欣赏，真有点舍不得吃。我先把糕的周边咬下，细细嚼，慢慢咽，脆而香；再一大口，甜而滑，肥而软，豆沙的清香和素油的酥香随着热气一起沁入心肺，真是天下美味。我不断地嚼，不断地嚼，嚼有尽而味无穷。海棠糕是童年的我最牵挂、最回味的。

2009年国庆节，有位阔别三十年的同学回到苏州，他向我提出一个要求，要吃海棠糕。经多方打听，苏州山塘街有海棠糕卖，于是驱车前往。问了几个讯，转了几个弯，终于到了卖海棠糕的店。只见玻璃柜上放着十来个已经做好的海棠糕，还是那琥珀色，有点干皱，如老姬。买几个品尝一下，有点凉，干巴巴的，嚼在口中，索然无味。同学问我：“北桥还有海棠糕吗？”这个问题把我难住了。虽然一直在北桥生活工作，但平时因为忙于生计，无暇顾及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我尴尬地说：“我去问问。”同学又说这些年在外面打拼，事业有成，生活富裕，就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小时候吃海棠糕的情景，海棠糕是他的最大牵挂。海棠糕，承载了我童年的情愫和梦想，勾起了我甜甜的回忆，似乎也闻到了它的缕缕清香……